

《山乡巨变》变得好

江曾培

《山乡巨变》

文学

3104

藏书

出版社

文学作品分析小叢書

(4)

《山乡巨变》变得好

談《山乡巨变》及其續篇

江 會 培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文学作品分析丛书(4)

《山乡巨变》变得好

著 者 江 曾 培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53毫米1/32，印张：3 1/16 插页：精2 字数：41,000

1961年12月第1版 196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内软面精装1,000册）

统一书号：10073·1860

平装定价：(六)0.19元

软面装定价(六)0.24元

目 次

上 篇

- 一 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2
- 二 邓秀梅 13
- 三 李月辉和刘雨生 20
- 四 陈大春和盛淑君 25
- 五 盛佑亭和陈先晋 29
- 六 張桂秋和王菊生 33
- 七 活的人物，新的风格 36

下 篇

- 一 斗争在发展 43
 - 1. 思想作风的好与坏 47
 - 2. 道路上的集体与单干 55
 - 3. 政治上的敌与我 60
- 二 独特的艺术风格 64

1. “阴柔之美”	64
2. 語言艺术	69
3. 民族风格	77
三 美中不足	85
后 記	90

上 篇

一 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周立波同志的《山乡巨变》，可以说是一部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虽然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合作化运动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运动发展也只是到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止，所写的也主要是一个村子的事情，它和我国农村合作化的实际革命运动比较起来，还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就其描绘的深刻、生动、细腻来说，作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说：

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

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①

《山乡巨变》所描绘的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当然，作者写的不是当时全国农村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全貌，而是采用了作家经常用的手法——“从露珠看太阳”，细致地刻划了湖南省一个山乡——清溪乡农民们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发生的一场巨变。在这场巨大的农村变革中，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激烈的而复杂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斗争，终于把清溪乡的合作化运动，推向一个轰轰烈烈的高潮——全乡由只有两个闹着要拆伙的互助组到胜利建立了五个初级合作社。

这个“巨变”描写是有典型意义的、是深刻的。首先，因为它形象地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场较之民主革命更为深入、更为广泛、更为复杂的斗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2页。

爭。我們知道，周立波同志在他的名著《暴风驟雨》中，曾經成功的描写了农村里那一場挖掉几千年封建老根的翻天覆地的階級斗争——土改运动。在那本小說里，頗为吸引讀者的，是作者在描写农民正面的斗争同时，能够通过农村社会复杂的階級关系，反映出农民們思想感情各方面細微曲折的变化。現在，在农村的这另一場偉大的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中，作者在这方面的描繪更显得有声有色些了。这也就正确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場比土改运动更深刻的革命这一客观事实。土改，当然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但它主要目标还只是打倒地主階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剝削。而农业合作化，不但要取消几千年相沿的私有制的經濟基础，而且还要冲激和改造人們头脑里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因而，它就要求作者的笔能够广泛地触到这一运动所引起的各个角落的变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滿地再現这一深刻的革命运动。可喜的是，《山乡巨变》相当成功地达到这一境界了。这部著作不但接触到了私有制經濟基础的变革，同时也接触到了社会习俗、家庭生活、爱情生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各方面的变革。而在所有这些变革的描繪中，作

者的笔鋒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合乎生活邏輯，那么不勉强，这就益发引人入胜了。

书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私有制經濟基础的变革，是合作化运动的基本方面，也是书中描写的主要部分，这里就不說了。現在我們来看，由此而派生的：刘雨生和張桂貞的离婚，陈大春和盛淑君的爱情，王菊生夫妇的“爭吵”，陈先晋和陈大春的矛盾，刘雨生和盛佳秀的結合……几乎，每一件事都打下了这一革命风暴的烙印。这其中，刘雨生的婚姻变化要算最明显的了。党员刘雨生一心一意参加合作化运动，而需要“男人的傾心和小意，生活的松活和舒服”的張桂貞，看到他“全然不問家里的冷暖，时常整天不落屋，柴不砍，水也不挑”，就“只想发脾气，跟他吵鬧”，最后提出要求离婚，加之她哥哥富裕中农張桂秋也慫恿她这样做，想把离了婚的妹妹嫁到城里去，給他当块跳板，往城里发展。这样，在張桂貞的坚持下，他們离了婚。應該說，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不可調和的結果。可是，离了婚的張桂貞，回到哥哥家里，原想拣枝高飞，誰知城里那边嫌她不是紅花姑娘，不肯要，落得个“扁担沒扎，两头失塌”。最后，只得改嫁給沒有出息的“竹脑壳”符賤庚。而刘雨

生，失去了張桂貞之后，在实现合作化的积极斗争中，却得到了勤劳真诚的盛佳秀的爱情。这一场婚变不是孤立的，正是合作化大风暴中所掀起的一个浪花。它从人们的婚姻生活方面反映了合作化运动的深刻影响。

其次，“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①《山乡巨变》在这方面的描写，是取得了不小成就的。

农业合作化事业的艰难曲折，主要是表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个又具体表现在农村各阶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集了一篇题为《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文章，就是专门描绘农村中各阶层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动态的。这篇文章的按语中说：“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17页。

料入社是否使他們不吃亏，他們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許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緒；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資料，抽逃資金，組織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結地主富农做坏事。”^①实际上，貧农的覺悟程度也不是一致的，所以这本书的另一篇文章按語又教导我們，必須“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②所有这一切，就构成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尖銳而复杂的斗争。一个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者，如果没有明快的政治敏感和明确的阶级分析能力，他就不可能很好的把握这些問題，而这个核心問題如果把握不住，作品就一定会黯淡无光。可喜的是，《山乡巨变》很好的抓住了这一問題。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写出了反革命分子龔子元的阴谋活动，写出了和龔子元有勾結的新上中农張桂秋的捣蛋阻撓，写出了上中农王菊生的抗拒入社，写出了虽是貧农却受張桂秋利用的符賤庚的可惡行为，写出了陈大春父亲陈先晋的胆小守旧，写出了亭面

①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373頁。

② 同上书，中册，第706頁。

糊盛佑亭的内心矛盾斗争，也写出了表现不好的共产党员谢庆元。当然，更写出了象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盛清明、盛淑君等许多积极拥护和实现合作化的先进农民。这样，这一场革命运动，就呈现出它应有的艰巨性复杂性，使得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尖锐化、深刻化了。

砍树风潮是阶级斗争表面化并且表现得十分激烈的一场斗争。反革命分子龔子元的堂客，利用了县干部邓秀梅一时的麻痹大意，通过窗洞，偷看了邓秀梅放在房间桌上的一份文件，上面有这么一句：“山林问题很复杂，没有充分准备，暂时不要轻率作处理，……。”这一句话启发了龔子元的反动的政治敏感，他通过符贱庚的口，不到半天，在全乡传开了“山要毫无代价地归公”的谣言，造成了方圆十多里，普山普岭的砍树风潮。在这场风潮中，资本主义邪气乘势大大上升了。平时自称守法的王菊生，这一回对堂客说：“政府就要封山了，趁现在砍树还算合法，快点去做翻一根。”他跟堂客，连砍带锯，四手不停地闹了一天和一夜。已经申请入社的陈先晋，又差他的堂客来乡政府要求收回申请书去单干了。……事情发展得相当严重，只是由于邓秀梅和李月辉他们及时采取了

正确措施，才使这场风潮很快地平息下来。但就是这样，单一夜之间，全乡砍翻锯倒的茶树，以及松、杉、枫、栗等良材，为数至少在一千以上。看到这段描写，我们再联想到《一家》、《争吵》、《追牛》等情节的描写，合作化中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不是被刻划得入木三分吗？

再次，尽管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合作化运动贯彻着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但是，改造事业必然迅速完成，阶级斗争必然胜利进行。为什么？《山乡巨变》是体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这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①

毛主席说：“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② 清溪乡的合作化

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9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运动，所以能够蓬蓬勃勃的发展，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李月辉，“从十三岁起，就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他的伯伯收养了他，叫他看牛。”刘雨生，“家里顶穷”。……这些贫农中的觉悟分子，对待合作化的积极劲头，实在不必说了。就拿亭面糊盛佑亭来看吧！他叫他的文伢子写入社申请书的一段自白是有趣的。他说：“我婆婆讲：‘搭那共产党，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作得热，又要归公了？’我开导她说：‘这不叫归公，这叫入社。我问你，我们单干了一世，发财没有？还不是年年是个现路子，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她一默神，晓得我说的，确是实情，就不做声了。……”亭面糊这里虽然讲的是和他婆婆的争论，实际上是他内心矛盾斗争的自白。当他悟到了单干只能使他“年年是个现路子”的时候，他就决心奔向合作化这一唯一能够使广大农民繁荣幸福的大道了。正因为这样，申请入社那一天，乡政府大门口熙来攘往，好象做喜事，热闹非凡。人们有的手执红帖子，有的拿着土地证，还有个人，拥张犁来了。别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我不晓得写申请，拿了这个来表表我的心。”孤苦伶仃的带着一个小孙子的盛家大翁妈的一番话更是感动人的。她呜咽地说

道：“……做阳春，收八月，田里土里，样样事情，无一不求人。收点谷子，都给人家了，年年还要欠人家工钱。这一回，毛主席兴得真好，有田大家作，有饭大家吃。我到这里来过三回了，回回你们都不在。这一回，总算找到了。你们不准，我也要入。邓同志，费心帮我写一个申请。”实际上，合作化还不仅体现着贫农和下中农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着上中农的真正利益。邓秀梅曾经帮助张桂秋算了一笔收入账。这个账一算，使得张桂秋认真默神了。他想，一年辛苦，只落得十来石谷子，还要好年成，算了，跟大家走吧！虽然后来他受了反革命分子龔子元的影响，考虑“船公多了打烂船”，还是没有入社。但是，他当时也替自己留了一个后路，说：“慢点再讲。”我想，这位秋丝瓜现在恐怕早已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了呢！就是这些，决定了农民必然迅猛异常地奔向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大道。

当然，首要的还是，必须党的领导。《山乡巨变》在这方面也是表现得较好的。在《入乡》和《区上》两章里，作者虽然着墨不多，但可以使人强烈地感到，合作化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上自毛主席，下至各级党委以及乡的党支部，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革。而在清溪乡这个具体地

区來說，作者一开始就从县委派下去負責搞合作化运动的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入乡写起，就明显地突出了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里的领导作用。这一条紅綫，在作品中通过邓秀梅、李月輝、刘雨生、盛清明、陈大春等形象，从头到尾貫穿着。

正因为这样，虽然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在合作化运动中，展开了极其尖銳而深刻的斗争，但是，也仅仅在一个月時間內，清溪乡胜利的基本上实现了初級农业合作化。

由于深入地反映了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各方面的深刻震动和变革，由于正确地刻划了在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的錯綜复杂的斗争，由于較好地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党的领导作用，这样，就使得这部小說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面貌，从而可以成为关于这个运动的一篇史詩。当然，这部小說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描写，比如我国合作化运动的形式，但这与前述三方面比較，就显得次要了，因而这里也就不再談了。

《山乡巨变》中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通过人物活动来体现的。下面，我們就来分別看看这里的一些主要人物吧！